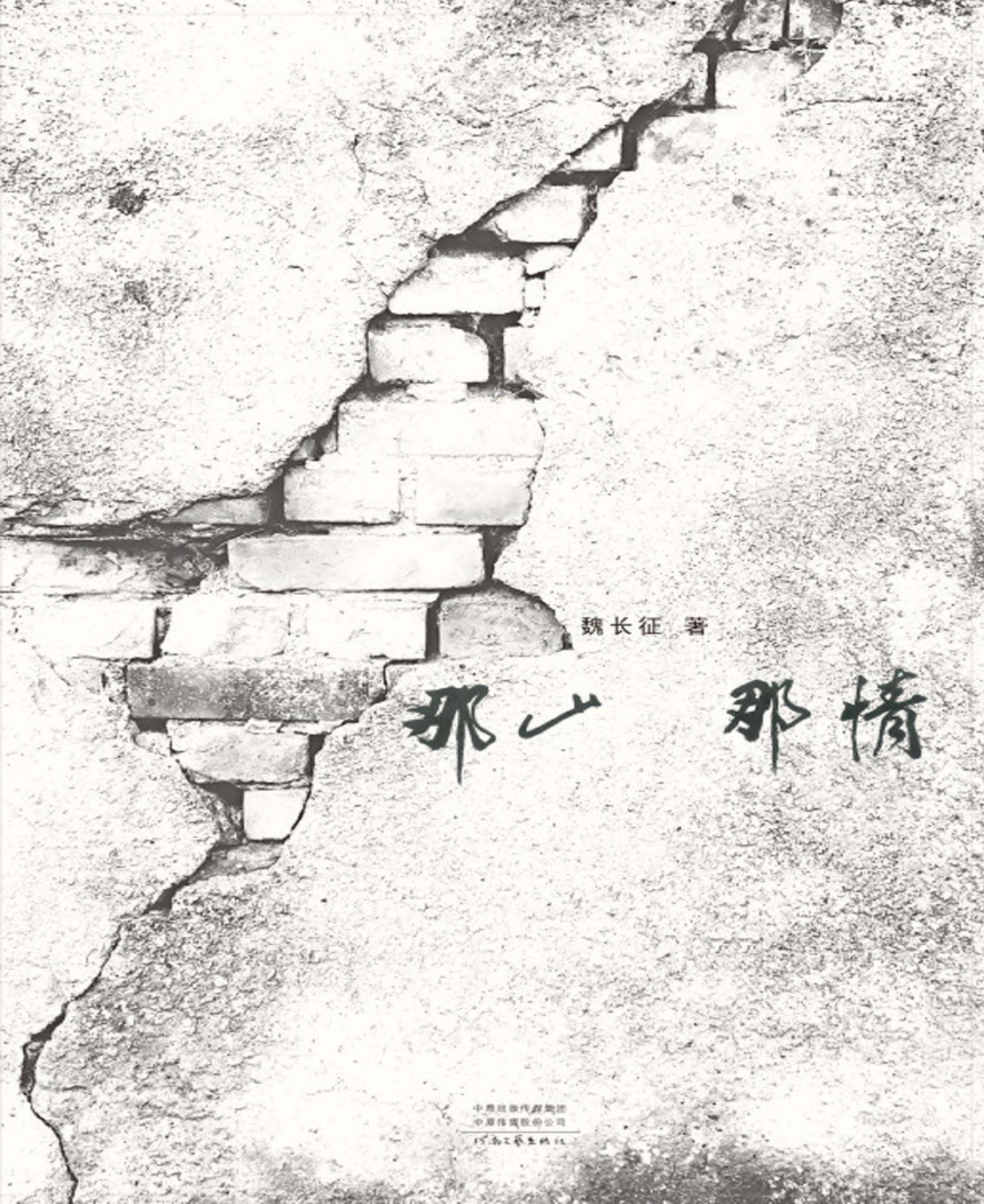




魏长征 著

那一山 那情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山 那情/魏长征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9.1

ISBN 978-7-5559-0800-5

I.①那… II.①魏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19397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金水东路 39 号出版产业园 C 座 5 楼
邮政编码 450018
承印单位 河南匠心印刷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1.5
字 数 285 000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印厂地址 郑州市惠济区清华园路 1 号
邮政编码 450000 电话 0371-85962189

大别山区有个古老的县城叫申信县,因是红四方面军的革命根据地,属革命老区,又称老区县。距申信县沙河镇不远有个村子,叫龙岭村。村子坐落在山岭上,每逢雨过天晴时,整个山岭像一条长龙,在雾海中遨游,时隐时现,非常壮观。人们在村头的观瀑台上,不但能看到绿波茶山、林木果园,还能欣赏到烂漫山花、悬崖瀑布。瀑布位于两峰之间,有十几丈高,若银河倒泻,飞珠溅玉,惊雷长鸣。看到此景,不少当地人就会想起清代张钺的一首诗:“立马层崖下,凌虚瀑布来。溅花飞霁雪,喧石响晴雷。直讶银河泻,遥疑玉洞开。缘知龙伯戏,击水不能回。”瀑布在日出时,像一道直通天际的彩虹,落入深壑中,潭水腾雾,像条龙跃潭而起,人称龙潭瀑布。传说玉皇大帝有两个外孙:一个叫白龙,一个叫黑龙。有一次,玉帝派黑白二龙去东方行雨,限期一天。黑白二龙年幼贪玩,在东方逗留数日,造成人间水灾。玉帝大怒,把黑白二龙镇压在山的两边。黑白二龙感到很惭愧,日夜吞水,恨不得把所有的水饮入腹中。二龙的鼻息形成雷鸣,二龙呼出的热气形成蒙蒙水雾。水雾常年滋润着茶树,这里出产的茶叶峰尖细秀,色泽翠润,白毫显露。用这种茶叶沏出的茶,汤色碧绿,清香醇厚。人们称此茶为“龙潭茶”。文人们在此品茶时,都赞不绝口,苏东坡称此茶为淮南第一。

龙岭村,山好、水好、茶好,景更好。龙潭水汇入小河绕村而过。蓝天、白云、茶山、田畴、翠竹、岸柳、芦苇,像是一幅国画。这里山清水秀,

茶香扑鼻,水土养人。村里的小伙儿个个都身强力壮、英俊大方,姑娘们则清秀苗条、伶俐可人。不少游人和客商在这里住上一年半载,皮肤都会变得洁白细腻。来过的人都称这里是“好山好水育好茶,山美水美出丽人”。

龙岭人,憨厚朴实,热情好客。人们在这里不但能品尝到上等好茶,而且还能学得饮茶的养生之道,除了这些,还能听到古往今来的传奇故事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热潮,龙岭又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感人事迹和新鲜故事。最感人的,应数陆远的故事。要说陆远的故事,就要从他出生那年说起……

那是1959年春天的一个清晨,龙岭村被大雾笼罩。正准备下地干活的人,突然听到陆家小院传出女人的尖叫声。人们不约而同地向陆家冲去,听到婴儿的啼哭声时,大家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

“你们听,像个半岁的孩子在哭。”一个中年妇女将耳朵贴近门缝高声嚷着。

另一个妇女也把耳朵贴近门缝,听了好一阵子,瞪大眼睛说:“我的妈呀!这孩子 在娘肚子里多待了十几天,哭声就是不一样。”

“别嚷!你听,是个男孩。”中年妇女摆着手说。

拾粪的老头儿听到吵吵声,掂着粪筐扛着粪叉也凑了过来。

一位老太太点着拾粪老头儿的鼻子说:“你个不要鼻子的!人家女人生孩子,你来凑啥热闹?”

拾粪的老头儿也不示弱,反驳道:“你都生几窝娃子了,为啥还来凑热闹啊?”

中年妇女听到两个老人争吵得挺有意思,笑得眼泪差点儿流出来。

日出东方,云开雾散。忙活了大半夜的接生婆,听到嘈杂声,心里有些烦,她打开门嚷道:“你们小声点儿,产妇和孩子都睡了。”

中年妇女叫高霞,是村支书古山贵的老婆,平时就叽叽喳喳的,爱凑热闹。她笑嘻嘻地说:“哟,原来是刘四婶在这儿接生啊!俺们想来

看看刘清明生个啥孩儿。”说完一头钻进了屋里。

刘四婶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
刚刚出生的小宝宝并没睡着,听到嘈杂声,好奇地东张西望,非常可爱。孩子就是头有点儿大,脸有点儿黑。高霞惊讶地叫道:“哎哟!这孩子像包青天啊!”

刘清明睁开疲乏的双眼,见是高霞站在床前逗孩子,她挣扎着要坐起来给高霞打招呼。刘四婶打了个哈欠对刘清明说:“你的身子太弱,还是躺下吧。”

高霞见刘清明要坐起来,也忙说:“大妹子,你就躺下吧。”

刘清明微笑着说:“没事儿的,真的没事儿……”

“有事儿没事儿,你先躺下再说。”高霞硬把刘清明摁下。

刘四婶见邻居越来越多,劝道:“清明的身子太弱,你们就先回去吧,等她恢复恢复,你们再来看她。”

“那俺们都走了,谁来照顾刘清明啊?”高霞着急地问。

“有孩子的外婆在这儿,你们先回去忙自己的事儿去吧。”刘清明声音嘶哑着说。

“孩子的外婆在哪儿,我们咋没看见啊?”高霞问。

“孩子生下后,我让她到东屋里休息去了。”刘四婶接了一句。

“那好,我们都走了,你就好好休息吧。”高霞叮嘱刘清明。

刘四婶把刘清明安顿好后,才离开陆家小院。

人们都埋怨刘清明的丈夫陆明方。当年他是县委书记,当时县委干部都同意给他分套房子,让他爱人搬来住,他不肯,偏偏让妻子住在这偏远又破烂的草房里。这倒好,他陆明方一个人卷着铺盖到省委党校学习去了,剩下这娘儿俩可咋办?不少人都在为刘清明和孩子担心。

这年秋天,县里刮起了一阵风,对上级说今年是特大丰收,对下级说丰收不忘国家,要求农民扎紧裤带献公粮。在极“左”干部的监督

下,村上只好留下粮种,把剩余的粮食全部上缴国库。农民没吃的,只好外出逃荒。古山贵见田地没人种,非常着急。没办法,他就给陆明方写了一封信,反映了当地的情况。

陆明方在省委党校收到过类似的来信,他心急如焚,跟学校说明情况后,就立即返回了县里。

陆明方在返回途中,询问了一些乡镇的百姓,但没有人能向他反映实情。无奈,他只好回到自己的家乡——龙岭村。他路过稻场时,发现稻场内堆放着不少粮囤,顶上还盖着稻草防雨。看到这些,他心里有些纳闷:是古山贵在谎报“军情”,还是另有原因?陆明方忐忑不安。

看场的刘四叔,见有人在粮囤跟前转来转去,疑是盗贼,拿着一把铁锹跟了上来。

陆明方听到脚步声,回头一看,刘四叔正举着铁锹在后边跟着。陆明方急忙取掉雨衣帽问:“是你在看场啊?”

刘四叔见是陆明方,顺手收回铁锹,抱歉地说:“是明方啊?我以为是盗贼呢。这不,我差一点儿……”

陆明方笑道:“没关系,严防盗贼是应该的嘛。”

刘四叔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雨水,指着稻场屋说:“明方啊,外边下着雨,快到稻场屋里避避雨。”

两人走进屋内。

刘四叔望着陆明方滴着水的雨衣问:“下着雨,你咋回来了?有啥急事儿啊?”

“没啥事儿,想回来看看咱们这儿的大丰收呗。”陆明方把雨衣脱下来挂在耙齿上,不紧不慢地说。

刘四叔叹了一口气,没吭声。

陆明方从口袋里掏出烟递给刘四叔一支,划了好几根火柴,也没划着。

刘四叔笑着说:“你那洋玩意儿遇到天阴受潮,不好使,还是用我这土玩意儿吧。”他从腰带上拔出旱烟袋,拿出打火的火镰和石头块,

在灰麻秆儿边打火。火花迸到麻秆儿上,刘四叔用嘴吹了吹,麻秆儿燃着后,他递给陆明方点烟。

陆明方把香烟燃着后,猛吸了两口,皱着眉头问:“稻场里堆放这么多的粮囤,为啥有人反映说咱们这儿在闹饥荒?”

刘四叔吐出烟雾,咳嗽了两声,又叹了一口气,说:“明方啊,你有所不知,这些粮囤基本是空的,是糊弄上头来检查的。自从你走后,上边来了工作组协助县里工作。他们为了讨好上级,说咱们这儿是特大丰收,虚报产量,打下来的粮食全部上缴了国库。他们把发霉的粮食和稻瘪子分给老百姓,村里人填不饱肚子,只好到外地去逃荒……”

“稻种留够了吗?”陆明方问了一句。

“稻种留得也不是那么足。”刘四叔嘟囔着。

陆明方听后,拿起雨衣对刘四叔说:“你在这儿看场,我去找古山贵去。”说完便披上雨衣向雨中冲去。

陆明方和古山贵走村串户,挨家挨户询问村民,了解情况。大多劳力外出逃荒,唯有老弱病残和不会走路的孩子在家留守。这些人大都因缺乏营养而浮肿,有的人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陆明方看在眼里,急在心中。为了避免饿死人的现象发生,他立即做出决定,命古山贵:“你快去把仓库里的种粮分给村民吃!种子的问题以后再想办法,现在救命要紧。”

“那上边……”古山贵迟疑地望着陆明方。

“还愣着干啥?快去呀!上边的事儿有我顶着呢。”陆明方瞪着眼睛对古山贵说。

有陆明方的这句话,古山贵胆大了许多,立即组织开仓分粮……

陆明方很晚才回到家中,见岳母正在给半昏迷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孩子灌米汤水,心里更不是滋味。他不顾一天的疲劳,连夜给上级写信反映当地的问题。

龙岭村分粮种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县里,县里工作组对陆明方的做

法极为不满,说他是“右倾机会主义”思潮泛滥,严重影响社会稳定,必须严惩不贷。工作组立即做出撤销陆明方党内外一切职务,保留党籍,以观后效的决定。陆明方得到这个消息后,并不觉得遗憾。他认为,只要能救活乡里的群众,受点儿处分也值。

给上边写的信一直没有回音,陆明方心里非常着急。就在他准备外出查找原因时,突然被两个扛枪的民兵拦住。

刘清明见两个民兵来者不善,气势汹汹,立即感到有不祥之兆。她心里非常恐惧,顿时两腿发软,四肢发麻,倒在了椅子上。

陆明方见到来人,很快意识到他下一步的处境。他扶着妻子安慰道:“不用怕,我陆明方没偷没抢,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。只是开仓分粮,解救群众,这是我分内的事儿。你在家好好照顾母亲和孩子,我跟他们去就是了。”

一个民兵笑着说:“陆书记是个爽快人,那就跟我们一起走吧。”他偏了一下头,示意让陆明方出门。

刘清明望着丈夫,含着眼泪说:“孩子有病,再急也得等孩子的病治好了再走啊。”

另一个民兵瞪着眼睛说:“这就由不得他了。陆书记,请吧。”

“等等!”岳母从房间里提着一个包袱和一个水壶,递给陆明方说:“带着这些东西,渴了壶里有水,冷了包袱里有衣服。日子长了给家里写封信,好让家里人放心。”

“老太太,这你就不用担心了,陆书记又不是几岁的孩子。”那个民兵转身又对陆明方说:“咱们走吧,陆书记。车还在村外等着你呢。”

陆明方挎上水壶,背上包袱,正准备走时,岳母又喊道:“等等!孩子都半岁了,总得给孩子起个名字再走吧。”岳母从房间里把孩子抱了出来,递给陆明方。

陆明方接过孩子,吻了一下孩子的额头说:“我要出远门了,就叫他陆远吧。”他望着瘦弱的孩子说:“儿子,记住,长大了要做一个堂堂

正正的人。爸爸该出远门啦。”说完便把陆远递给岳母，转身跟着民兵走了。

村民们得知陆明方被民兵押走的消息后，迅速赶到村口。没等群众聚齐，陆明方早就消失在那条弯曲的小道上了。

村民们得救了，而陆明方却背上了“右倾机会主义”的罪名。人们都为他感到不公，古山贵更是憋气。他决定组织群众上访，为陆明方讨回公道。

晚上，古山贵在村部大院里召开群众大会。会上，他大声喊道：“乡亲们！我们龙岭人祖祖辈辈都和睦相处，堂堂正正做人。就说这次县里虚报产量吧，村民任凭饿着肚子，也不偷拿集体的一粒粮食。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我们龙岭人有骨气，有志气。但我们再有骨气，总不能看着人饿死吧？陆明方为了救活大家，让我开仓分粮。他却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，背上了‘右倾机会主义’的罪名。大家说这公平吗？”

“不公平！”群众高呼着。

“大家说我们该怎么办？”古山贵又问。

村民们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为陆明方讨回公道。”

古山贵兴奋地说：“好！大家要有这份诚意的话，就请各位在这份申诉书上签字画押。”他把早已写好的申诉书转给群众。

村民们争先恐后地签字，按指纹。群众签完字画好押，古山贵正准备讲几句心窝子里的话时，刘四婶气喘吁吁地高喊着：“古支书，不好了！陆明方的儿子发高烧昏迷了。”她那神色让所有的人都紧张了起来。

高霞高声说：“别开会了，救人要紧。快派人把陆远送往医院。”

刘四叔自告奋勇地说：“我先去看看。”说完便离开了。

古山贵说：“好，你先去！我再派几个人，随后就到。”

几天后,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,陆远的病情有所好转,但因没钱,只好提前出院。

出院那天,乌云笼罩,雷鸣电闪,紧接着狂风四起,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。干活的农民四处躲雨,唯有刘清明和母亲打着雨伞,抱着陆远在雨中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。小陆远哪里知道大自然的奥秘,他像一只刚刚出生的小鸟一样,在母亲的怀里东张西望,对周边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。他一会儿望着小河,一会儿注视着雨伞滴水。老太太看着天真活泼的孩子虽然有些高兴,但又有些担忧单薄的女儿。

刘清明的母亲裹过小脚,所以在泥泞里行走非常困难,刘清明担心地说:“妈!路滑,小心点儿啊。”

“没事儿的,只要你抱好孩子就是了。”母亲不在乎地说。

说话间,雨越下越大,山洪夹杂着泥沙冲下山来。溪水顿时由清变浑,小桥很快要被洪水吞没。老太太一手抓着女儿,一手吃力地打着伞。突然间,一阵狂风夺走了她手中的那把破雨伞。

雨水打在陆远的脸上,他冻得直打寒战,刘清明只好用尿布搭在孩子的头上。

母亲欲下水打捞被吹走的伞。刘清明一把拉住了她,说:“一把破伞,刮走算了,这样很危险。”

老太太见伞被山洪卷走,急得脸色发青,两眼发呆。因为这把伞是女儿的心爱之物,是当年陆明方结婚时送给女儿的,所以她很自责。

刘清明劝道:“妈,算了,快走吧。不然咱们也会被山洪卷走的。”

老太太似乎清醒了过来,扶着女儿往前走。望着远处的伞影,她边走边摇着头说:“人老啦,没用啦,连个伞都拿不住。”

刘清明拉着母亲加快步伐,刚刚走过溪桥,山洪像野马一样奔腾而下,溪桥很快被山洪吞没了。

雨渐渐地停了下来。刘清明刚进村就发现一群人围在自家门前,有两个人在她家门上贴封条,上面写着:“‘右派分子’的房屋禁止入

内!”刘清明急火攻心,昏倒在地,陆远被甩到地上“哇哇”直叫。

老太太抱起陆远,蹲在女儿身旁哭喊着:“清明啊,你咋了?醒醒啊。”

贴封条的人见此情景,恶狠狠地说:“不要接近她,要与她划清界限,她是‘右派分子’的老婆。”

“人家都成这样了,你们还说这样的话,你是畜生啊?”一个汉子骂那俩人。

另一个妇女也骂道:“这俩人连猪狗都不如,狗吃屎长大的也懂人性啊。”

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把那俩人骂得狗血淋头。俩人见势不妙,像狗一样,夹着尾巴溜走了。

刘四叔从针盒里取出银针,一边给刘清明针刺穴位,一边安慰老太太说:“你先别哭,我给她针灸一下,也许很快会醒过来的。”

一会儿工夫,刘清明睁开双眼苏醒过来了。

高霞松了一口气说:“清明啊,你可醒了,急死我们了!你说你,上有老下有小的,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咋办?有啥事儿咱们慢慢来,天塌下来有大家顶,千万不要着急啊。”

其他群众也劝说:“是啊,不要着急啊!”

刘清明勉强微笑着说:“谢谢!谢谢你们!”

刘四叔见刘清明恢复了正常,取掉银针,吩咐刘四婶说:“你先把清明的母亲和陆远带到咱家换换衣服,弄点儿吃的。等清明能走了,我和高霞把她扶过去。”

村民们见刘清明已经好转,渐渐离去了。

在刘四叔家,刘四婶一边给老太太找衣服,一边对高霞说:“你回去找几件干衣服来给清明,我这儿没有她合身的衣裳。”

高霞点点头答应说:“好!我马上就来。”

给老太太换了衣服后,刘四婶又弄来两碗姜汤和两碗野菜稀饭,对

老太太和刘清明说：“你娘儿俩先吃点儿饭，喝点儿姜汤暖暖身子去去寒，以防感冒。”

刘清明和老太太咋也吃不下。

刘四婶又劝道：“吃点儿东西吧。俗话说：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气归气，不吃饭会把身子搞垮的。身子搞垮了，那孩子咋办呀？”

刘四叔也劝道：“你母女俩先吃点儿东西，等吃完饭咱们还要商量下一步咋办。快吃吧！”

在刘四叔和刘四婶的再三劝说下，母女俩才吃下饭，喝下姜汤，心情好转了许多。

刘四婶用稀米汤把陆远喂饱后刚放在床上，高霞抱来一兜衣裳说：“都是旧的，没啥好的。对了，我给陆远也找了两件衣服，是我女儿古月玲的，就是有点儿大。”

刘清明接下衣服说：“谢谢！”

“谢啥谢！自己人就不要客气了，快去换衣服吧。”高霞督促着。

刘清明接过衣服走进里屋。

老太太看到眼前的这一切，心里很不是滋味儿，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陆明方是犯了哪条王法？就算他犯了法，我们也没犯法，为啥封俺们的门不让进啊？”

刘四叔一边抽着烟袋，一边说：“陆远他外婆，你有所不知。陆远住院的第二天，县里派两个人专门来查明方的案子，说案子非常严重，准备把你们也拉到镇里去隔离审查呢。他们已经把古山贵带到镇里去了。”

“哎呀，刚才有人说县里工作组要派民兵来抓你们。我看你们还是凶多吉少啊！”高霞接了一句。

刘四叔吹了吹烟袋，摁灭火，把烟枪插在背后的裤腰带上，在房间里来回地走，没吭声。

刘四婶跺着脚对刘四叔说：“你这个老东西，快拿个主意呀！别在

屋里转啦。”

刘清明换完衣服就往外走。刘四叔拉住她问：“你去哪儿啊？”

“我找他们理论去。”刘清明气冲冲地说。

刘四叔很着急地说：“你这不是去自投罗网吗？我建议你们还是出去躲一躲为好。俗话说：好汉不吃眼前亏。”

“躲？往哪儿躲呀？我不信天底下没有说理的地方。”刘清明还是要去跟工作组评理。

高霞也劝阻道：“大妹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还是刘四叔说得对，到外边躲一阵子，等这阵风过去了也许会好些。”

刘四叔沉默了一会儿，跟陆远的外婆耳语了一阵子。老太太抱起陆远对女儿说：“清明啊，咱们走吧，就按刘四叔说的办。”

在刘四叔和村民的护送下，刘清明带着陆远和母亲离开了龙岭村。他们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村民们都为这三个人的命运担心。

那

情

二

度日如年,难熬的三年总算过去了。地委和县委分别做出决定,给予陆明方全面平反。在此期间,县委还成立了陆明方的善后处理小组,派人找回其家属,并护送陆明方回家与家人团聚。可陆明方拒绝了护送。

次日清晨,陆明方穿着复员时的那套军装,背着临走时岳母给他的那个破包袱和那个军用水壶,登上了返乡的火车。经过三年的劳动改造,他似乎变得更加结实了。昔日乐乐呵呵的他,如今变得沉默寡言。在火车上,他一言不发,两眼盯着窗外的田畴、农舍、远山、蓝天、白云……车窗开着,风很大,他不得不眯着双眼。那神态就像在思考问题,又像是在审视着一幅作品一样。他苍老了一些,那深深的嘴角,显出几分倔强,头发随风飘动,有些蓬乱。远处,一位女列车员在细细地打量着他。

一声长笛,列车缓缓进入了一个小站。那位女列车员早已把陆明方的东西从行李架上取了下来,对他说:“同志!到站了,你该下车了。”

陆明方回过神来,心里不免感到奇怪,她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下车?他微笑着接过行李,点了点头说:“谢谢!谢谢!”

女列车员又帮忙把陆明方的行李送到车门口,陆明方感到有些不好意思。下车后,他背着行李准备离开站台时,发现那个列车员还在向

他微笑,直到列车发动时才关上车门。陆明方百思不解地摇摇头离开了。

河水蜿蜒而去。陆明方走到河边,放下行李,眺望了一下对岸,觉得天空仿佛比往日辽阔了许多,更透明,更高远,白云变得那样温柔,像一团团巨大的脱脂棉,把天空擦得没有一丝灰尘。对岸的村庄、绿柳倒映在河水中,把河水染成一块块深褐、一条条赤黄,俨然是国画高手笔下的一幅水墨画……他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,又弯下腰,捧了一捧河水,喝了两口说:“还是家乡的水好喝,家乡的水好喝啊!”

这天,村里人都集中在村口,像过节一样热闹。他们听到陆明方要回来的消息,都聚集在这里迎接他。

陆明方见古山贵和镇里一些干部站在队伍的前列,他一边跟他们握手,一边说:“你们这样做不好,这是我平反之日,又不是凯旋之时,何必搞这么大声势?”

“这是群众自发的,不是我们组织的。”古山贵解释。

“是的,是群众自发的。”一位镇里干部接了一句。

“村里人是咋知道的?”陆明方莫名其妙地问。

“明方啊,你就别问这个了。你为咱家乡人受了那么大的委屈,乡亲们迎接你回来也是人之常情。”古山贵说。

“是啊!你为乡亲受了那么多罪,我们来迎接你也是理所应当的嘛。”刘四叔握住陆明方的手,声音嘶哑着说。

村民们纷纷说:“是啊,你为了我们,我们迎接你回来也是应当的嘛。”

陆明方双手抱拳道:“谢谢大家!谢谢大家了啊!”

刘清明站在队伍中,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,眼睛有些模糊。她拉着陆远不敢上前。

“你还愣着干啥?陆远他爸回来了,快去迎接啊。”高霞双手推着刘清明和陆远,高声说。

刘清明如梦初醒，流着眼泪对陆远说：“那是你爸回来了，快叫爸爸呀。”

陆远见是陌生人，反而往后倒退了几步。

陆明方望着退却的儿子，心里一阵酸楚。他上前把陆远抱起来说：“儿子，我是你爸爸呀！咋不叫爸爸呀？”

陆远望着母亲哭叫着：“不要爸爸！我要妈妈！”

三年了，陆远哪里记得爸爸是谁呀？刘清明怕伤害孩子，从来也不跟陆远提爸爸。想起这几年东躲西藏的日子，刘清明感觉就像过了半个世纪一样。看到儿子不认爸爸的情景，她的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。

村民们看到此景，心里不是滋味，不少人也流下了眼泪。

中午，村民们围在陆家小院，都争着要请陆明方吃饭。古山贵投降似的举起双手喊道：“乡亲们，你们的好意我替陆明方领了！今天就让他全家团圆团圆吧，改日再去你们那儿吃饭。你们都回去吧。”

村民们理解古山贵的意思，纷纷离去。

刘清明在厨房里忙活了一阵子，刚把饭菜端上桌，古山贵掂着一壶米馏酒和一包卤菜闯进了屋。

陆明方见古山贵掂着酒和菜，很不高兴地说：“掂这干啥？”

古山贵笑嘻嘻地说：“听说你要回来，你嫂子叫我上山打了一只山鸡，准备了一壶酒，让我来陪陪你，说给你压压惊，”

陆明方板着脸指着酒壶说：“村民们连饭都吃不饱，哪还有粮食酿酒？”

“明方啊！你有所不知。自从你走后，乡亲们每天都盼望你回来与家人团聚。为了你回来，他们都愿意省吃俭用，从牙缝里攒点儿粮食做点儿酒，让你回来喝。这是他们的心意啊。”古山贵红着眼圈解释。

刘清明见古山贵难受的样子说：“明方啊！既然是大家的心意，就别难为山贵了。”

“是啊，就别难为山贵了。”岳母在后边跟了一句。

“酒都掂来了，总不能让我再掂回去吧。”古山贵望着陆明方。

陆明方沉默了一会儿说：“那好吧，那咱俩就喝两盅吧。谢谢大家的好意啊！”

陆远站在房门前，默默地听着大人的谈话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

古山贵见陆远躲在那儿，喊道：“陆远，来！过来吃饭。”

陆远摇摇头，退却着。

刘清明对陆远说：“别怕啊，乖！那是你爸，这个是你古伯，他们都是好人，都是天下最好的人。”

陆明方从口袋里掏出几块糖喊道：“陆远，来！爸爸给你吃糖。”

陆远根本不知道糖的滋味，摇摇头不肯接。

刘清明推着陆远说：“爸爸给你糖，快去吧。”

在母亲的推扶下，陆远来到了父亲跟前。

陆明方剥去糖纸，把糖塞到陆远嘴里问：“甜不甜？”

陆远点着头，说了声：“甜！”。

陆明方拍拍陆远的头，带着微笑说：“嗯，知道甜就好，知道甜就好。”

夜很深了，满天星星好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钻石，又像是一块块白银，把天空装扮得十分美丽。陆明方送走了古山贵后，独自站在院子里，仰望着天空，站了很久。他回到屋内，见妻子半躺在床上，像是在思忖着什么，又像是在回忆着什么。他轻轻地走到妻子跟前，发现她的脸上布满了难以弥补的创伤。他知道妻子这几年吃了不少苦头，他愧疚地对妻子说：“清明啊，是我不好，让你受了那么多的罪，以后……”

“好了，啥也别说了。只要你以后好好的，我受点儿罪没什么。”妻子拉陆明方坐下，仔细打量了他一番说：“这几年你瘦多了。”

陆明方抚摩着妻子的脸说：“你也瘦多了。”

妻子红着眼圈，搂着丈夫说：“明方啊！别提这个了，睡吧！”